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五百七十四

史部

十國春秋卷八

檢討吳任臣撰

吳八

列傳

馮弘鐸

朱瑾

李承嗣

子禪

彭彥章

馮弘鐸泗州漣水人也善騎射侃侃若儒者與里人張雄同爲武寧軍偏將并見疑於節度使時溥二人懼禍乃合兵三百度江壁白下取蘓州據之稍稍嘯會戰艦

千餘兵五萬乃自號天成軍鎮海節度使周寶之敗奔
常州聞高駢將徐約兵銳甚誘使擊雄與之蘓州雄與
弘鐸匿衆海中使別將趙暉據上元資以舟楫寶兵散
多降暉衆至數萬雄即以上元爲西州欲治臺城爲府
旌旗衣服僭擬王者太祖圍揚州畢師鐸厚賫寶幣以
啗雄與連和雄率軍浮海屯東塘時秦彥在揚州以僕
射告身授雄又以尚書告身授弘鐸已而不戰解兵歸
暉數剽江道雄擊殺之坑其衆自屯上元大順初唐以

上元爲昇州詔授雄刺史未幾卒雄善馭衆人多思之
爲立廟景福二年弘鐸代爲刺史乾寧二年舉州附太
祖久之表授武寧軍節度使弘鐸外雖納好然倚兵艦
完利謀取潤州遣客尚公迺進說太祖太祖不從會大
將田頔在宣州募工治艦陰圖弘鐸弘鐸介宣揚之間
益內疑不自安而州數有怪大風發屋巨木飛舞州人
駭曰州且易主矣弘鐸乃帥軍南嚮以襲頔頔逆戰于
曷山弘鐸大敗收殘士欲入海太祖懼復振遣人迎犒

東塘好謂曰勝負用兵常事也今衆尚彊一戰之劔何
苦自弃海島吾府雖隘足容君使將吏各得其所若欲
揚州我且讓公弘鐸舉軍盡哭太祖從十餘人搖飛艫
常服不持兵入其軍執手慰勉遂以弘鐸歸表爲淮南
節度副使弘鐸由是不復叛

朱瑾宋州下邑人唐天平節度使宣之從父弟也瑾少
從宣居鄆州補軍校倜儻有大志兗州節度使齊克讓
愛其爲人以女妻之瑾行親迎乃選壯士爲輿夫伏兵

於輿中夜至充兵發遂鹵克讓自稱留後唐僖宗即拜
瑾泰寧軍節度使瑾與宣已破秦宗權於汴州朱全忠
責瑾誘宣武軍卒以歸遣朱珍攻瑾取曹州又攻濮州
而全忠自攻宣于鄆瑾兄弟往來相救凡十餘年大小
數十戰與全忠屢相勝敗全忠得宣將賀瓌何懷寶及
瑾兄瓊乃將瓊等至兗城下告瑾曰汝兄敗矣今瓊等
已降不如蚤自歸瑾僞曰諾乃遣牙將胡規持書幣詣
軍門請降全忠悅自就延壽門與瑾語瑾曰願得瓊來

送符印全忠信之遣客將劉捍送瓊至瑾伏壯士董懷
進橋下單騎迎瓊揮手語捍曰請瓊獨來瓊前懷進突

出禽之遂閉門責瓊先降斬之擲其首城外

瓊江南野史作珙今

從五代史全忠度不可下遂留兵圍之而去瑾嬰城自守而

宣亦敗于鄆州乃乞師于河東河東將李承嗣史儼以
騎兵五千救之全忠已破宣還急趣充瑾城中食盡與
承嗣等掠食豐沛間汴兵奄至瑾將康懷貞等以城降
瑾引麾下兵走沂州沂州刺史尹處賓不納次走海州

汴兵急追之遂同承嗣儼奔太祖淮南人壯之呼其小
字爲朱愍哥太祖聞瑾來大喜逆之高郵解玉帶贈之
表瑾領武寧軍節度使以爲行軍副使而瑾妻竟爲全
忠所得後爲尼時我兵多淮人淮人輕弱不任戰得瑾
勁騎而兵益振是歲汴將葛從周龐師古攻壽州太祖
用瑾大破其兵于清口斬師古累表瑾行營副都統領
平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祖薨烈祖及高
祖相繼立皆年少徐溫與其子知訓專政畏瑾欲除之

瑾亦時時謀殺知訓常以月旦遣愛妾候知訓知訓強
通之妾歸自訴瑾殊不平屢勸高祖誅徐氏以去國患
高祖不能爲既而知訓惡瑾位加已上以泗州建靜淮
軍出瑾爲節度使瑾益恨之將行召之夜飲明日知訓
過瑾謝瑾復置酒自捧觴命寵妓以歌侑酒且獻所愛
馬爲壽知訓喜瑾延之升堂呼其妻出拜知訓方答拜
瑾以笏擊踣之伏兵自戶突出殺之初瑾以二惡馬繫
庭中知訓入而釋馬使相蹠鳴故外人莫聞其變瑾携

其首馳示高祖曰今日為吳除患矣高祖懼以衣掩面

曰舅自為之

瑾與太祖朱夫人同姓故呼為舅

此事非吾敢知遽起入

內瑾忽然曰婢子不足與成大事以知訓首擊柱提劍
而出府門已闔因踰垣折其足瑾顧路窮大呼曰吾為
萬人去害而一身死之遂自刎徐知誥在潤州聞亂以
兵趣廣陵族瑾家瑾妻陶氏臨刑而泣其妾曰何為泣
乎今行見公矣陶氏收淚欣然就戮聞者哀之陶故潯
陽公雅之女也瑾名重江淮人畏之其死也尸之廣陵

北門路人私共瘞之是時民多病瘞皆取其墳上土以水服之云病輒愈更易新土漸成高墳徐溫等惡之發其尸投于雷公塘後溫病夢瑾挽弓射之溫懼網其骨葬塘側立祠其上先是瑾嘗患疽醫工視之色懼瑾曰但理之吾非以病死者於是果然卒年五十二

韻府云瑾兵黥

雙鴈于頰號鴈子都

李承嗣鴈門人故河東驍將也爲汴兵所逼同史儼從朱瑾南奔太祖署爲淮南行軍副使是時汴將葛從周

屯壽州龐師古營清口侵淮淮人大恐太祖欲先趣壽州承嗣言不如先向清口師古敗從周自走此制敵之上策也已而果如所料太祖置酒高會賞承嗣錢萬緡表領鎮海軍節度使天復二年太祖引兵攻汴以承嗣權知淮南軍府事境內無擾承嗣之力也高祖時改淮南行軍副使參預軍府之事已出為楚州刺史太祖待承嗣及儼甚厚第舍姬妾咸擇其尤者賜之故二人為太祖父子盡力屢立功竟先後死不復歸儼累官滁州刺史承嗣常與淮南

副使陸洎友善天祐二年九月承嗣過洎洎因言夕夢騎
兵召至一大府署曰陽明府入門趨階下一紫衣秉笏取
書宣云洎三世為人慈孝可陽明府侍郎判九州都監事
來歲季秋十有七日莅任隨遣騎送歸明年九月承嗣復
詣洎曰君比當上事何無恙也洎曰府中已辦詰朝當行
承嗣曰吾素以長者重君今無乃近安乎洎曰惟君與我
有緣它日必當卜隣承嗣嘿然去俄而洎卒葬于茱萸灣
後數年承嗣葬于洎墓之北其言遂驗

禪承嗣少子也和雅練達有父風居廣陵宣平里中一日晝寢庭前有白蝙蝠繞庭而飛家童輩以帚扑之不能中久之出戶外忽不見是年禪妻卒輻車出入之路即飛翔所至處也人咸異之

彭彥章廬陵人吉州刺史玠之弟也天祐初彥章爲袁州刺史與撫州危全諷等連兵攻洪州大將周本既擊敗全諷遂乘勝攻袁州執彥章以歸高祖署爲百勝軍使武義元年吳越兵自東洲入寇命彥章與裨將陳汾

拒之已而戰浪山江彥章師敗績汾擁兵不之救彥章死焉高祖為誅汾籍沒家貲命以其半賜彥章家稟其妻子終身

李儼

趙匡凝

鍾匡時

雷彥恭

譚全播

李儼唐宰相張濬少子也初名休一名播仕昭宗起家校書郎歷官左金吾將軍天復二年賜今姓名以為江淮宣諭使賫御札自巫峽間道潛行拜太祖東面行營

都統中書令進爵吳王以討朱全忠已而全忠克鳳翔
又殺濬于長水儼遂留廣陵不敢歸儼在廣陵太祖甚
尊崇之待以王人之禮始至時太祖建制敕院凡國有
封拜輒先告於儼然後下太祖即世諸將復詣儼承制
授烈祖爲弘農郡王久之貧困無所依寓居海陵頗與
朱瑾交好徐知訓之死也徐溫疑儼通謀遂被殺國人

寃之

按九國志云李儼本左僕射張濬之少子名播起家校書郎昭宗賜其姓名來使欲徵兵復讐行密

與全忠書云選張述於諫者俾銜命於敵藩授秩執金賜編屬籍李昊蜀書張格傳云弟休仕唐爲御史奉使

揚州聞長水之禍改姓名
曰李儼今以九國志爲允

趙匡凝字光儀蔡州人也父德諱事秦宗權爲申州刺
史宗權反德諱攻下襄陽已而以山南東道七州降朱
全忠全忠表爲行營副都統河陽保義義昌三節度行
軍司馬會其兵以攻蔡破之德諱功多未幾卒匡凝因
自立時成汭死雷彥恭襲取荆南匡凝遣其弟匡明逐
彥恭全忠表匡凝荆襄節度使以匡明爲荆南留後是
時唐衰藩鎮不復奉朝廷獨匡凝兄弟貢賦不絕匡凝

爲人氣貌甚偉性方嚴喜自修飾頗好學問聚書數千
卷爲政有威惠汴人攻兗州朱瑾求救于河東河東將
李承嗣史儼將兵救瑾瑾敗與承嗣等俱南奔晉王李
克用遣人以書幣假道于匡凝來聘求歸承嗣等晉王
使者爲汴人所得全忠大怒是時汴兵已破兗州遣氏
叔琮康懷貞等攻匡凝叔琮取泌隨二州懷貞取鄆州
匡凝懼請盟乃止全忠已弒昭宗將謀代唐畏匡凝兄
弟不從遣使告之匡凝對使者流涕荅曰受唐恩深不

敢妄有它志全忠遣楊師厚攻之而自以兵殿漢北匡
凝戰敗以輕舟奔太祖師厚進攻荆南匡明遂奔于蜀
匡凝至廣陵太祖見之戲曰君在鎮時輕車重馬歲輸
于梁今敗乃歸我乎匡凝曰僕世為唐臣歲時職貢非
輸賊也今以不從賊之故力屈歸公惟公生死之耳太
祖厚遇之及太祖薨烈祖稍不禮之烈祖方宴食青梅
匡凝顧烈祖曰勿多食發小兒熱諸將以為倨慢遷匡
凝海陵後為徐溫所殺匡明卒于蜀

鍾匡時洪州高安人父傳爲鎮南軍節度使會危全諷
韓師德等分據諸州傳皆不能節度以兵攻之稍聽命
獨全諷守撫州不可下乃自率兵攻其城城中夜火起
諸將請急攻之傳曰吾聞君子不迫人之危乃掃地祭
天嚮城再拜祝曰全諷不降非民之罪願天止火全諷
聞之明日乃亦聽命請以女妻匡時傳居江西三十餘
年累官太保中書令封南平王天祐三年傳卒匡時自
稱留後請命于唐全諷曰聽鍾卽爲節度三年吾將自

爲之已而傳養子延規與匡時爭立乞兵烈祖烈祖遣
秦裴等攻匡時匡時敗被執歸于廣陵未幾全諷起兵
江西謀復鍾氏故地全諷爲大將周本所敗江西遂入
于竟內

雷彥恭武貞節度使滿之子也滿據朗州引沅水塹其
城上爲長橋爲不可攻之計又鑿深池府中客有過者
召宴池上指池水曰蛟龍水怪皆窟於此蓋水府也酒
酣取坐上器擲池中因裸而入取其器嬉水上久之乃

出治衣復坐意氣自若其無賴剽掠固天性然也天祐
初滿卒彥恭嗣爲節度使附于太祖亦常攻劫爲荆湖
患已而楚王馬殷發兵攻彥恭彥恭恃塹爲阻逾年不
能破五年夏楚兵陷朗州彥恭以輕舟來奔高祖以爲
淮南節度副使楚人禽其弟彥雄等十人送梁斬于汴
市澧朗遂入于楚彥恭後卒廣陵

譚全播南康人也常與同邑盧光稠雅相愛光稠狀貌
雄偉無它材能而全播勇敢有識畧然獨竒光稠爲人

唐末羣盜起南方全播謂光稠曰天下洶洶此真吾等之時無徒守此貧賤爲也乃相與聚兵爲盜衆推全播為主全播曰諸軍徒爲賊乎而欲成功也若欲成功當得良帥盧公堂堂真君等主也衆陽諾之全播怒拔劔擊木三斬之曰不從吾令者如此木衆懼乃立光稠爲帥是時王潮攻陷嶺南全播攻潮取其虔韶二州又遣光稠弟光睦攻潮州光睦好勇而輕進全播戒其持重不聽度其必敗乃爲竒兵伏其歸路光睦果敗走潮人

追之全播以伏兵邀擊大敗之遂取潮州是時劉隱起南海擊走光睦以兵數萬攻韶州光稠大懼謂全播曰虔韶皆公取之今日非公不能守也全播曰吾知劉隱易與爾乃選精兵萬人伏山谷中陽治戰地於城南告隱戰期以老弱五千挑戰戰酣偽北隱急追之伏兵發隱遂大敗光稠第戰功全播悉推諸將光稠心益賢之天祐六年光稠來附于高祖亦以虔韶二州請命于梁梁太祖爲置百勝軍以光稠爲防禦使兼五嶺間通使

又建鎮南軍以為留後未幾光稠病以符印屬全播全播不受光稠卒全播立其子延昌而事之延昌好遊獵其將黎球閉門拒延昌延昌見殺球因謀殺全播全播懼稱疾不出已而梁拜球防禦使球暴病死其將李彥圖自立全播益懼遂稱疾篤杜門自絕彥圖疑之使人覘其動靜全播陽為病劇狀以自免彥圖死州人相率詣全播第叩門請之全播乃起遣使請命于梁拜防禦使全播治虔州七年有善政高祖遣劉信攻破虔州獲

全播于雩都遂以之歸廣陵命爲右威衛將軍領百勝
軍節度使未幾卒年八十五

十國春秋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五百七十五

史部

十國春秋卷九

檢討吳任臣撰

吳九

列傳

王稔

骨言

陳祐

陳紹

方從訓

蔣延徽

王壇

王稔廬州人也中和三年太祖爲廬州刺史聞州人王
勗賢召欲用之固辭問其子弟曰子潛好學慎密可任

以事弟子稔有氣節可為將太祖因召潛置門下而以稔為騎將後積功累官滁州刺史順義三年有言鍾泰章在壽州侵市官馬者睿帝命稔巡霍丘代泰章為壽州團練使俄遷節度使未幾自壽州罷歸揚都為統軍一日坐聽事與客語忽有小赤蛇自屋墜地向稔而蟠稔令以器覆之良久發視惟一蝙蝠飛去是年稔加同平章事咸以為其應也

骨言唐骨儀之後也高祖用兵江西以言為行營都虞

候言驍勇果毅雅善治兵時危仔倡舉信州請降高祖以張景思代之命言率兵五千人送景思入境仔倡聞言兵至弃州奔吳越言偕景思入信州從容經畫人服其有定亂才

陳祐少有勇力高祖署為黑雲都將天祐十年錢傳瓘等帥吳越兵入寇常州徐溫將兵拒之至無錫祐白于溫曰彼謂吾遠來罷倦未能決戰今乘其無備請以部下兵擊之傳瓘可禽也乃引兵繞它道出吳越兵之後

溫由是以大軍薄其前內外夾攻吳越兵大敗斬獲無
筭已而擢為大將鎮潤州會牙將周郊作亂祐帥衆討
平之有功累官

缺

卒

陳紹宛丘人驍果善戰勇而多謀歷官至左驍衛大將
軍梁將王景仁入犯紹從徐溫將兵禦之溫遇景仁于
趙步戰小却景仁擁師乘之將及于隘諸吏士皆失色
紹忽援槍大呼曰誘敵太深可以進矣躍馬還鬪左右
衝突衆兵隨之摧鋒陷陳當者辟易梁兵乃退溫拊其

背曰非子之智勇吾幾困矣賜金帛加等紹悉以分麾下又戰霍丘梁兵大敗遂聚梁尸爲京觀是役爲高祖時戰功第一未幾叛走吳越武義元年陳璋敗吳越兵于香彎徐溫愛其勇募生獲紹者賞錢百萬指揮使崔彥章應募鹵歸溫復使之典兵

方從訓父虔爲太祖守將總兵戍寧國以備兩浙已而爲吳越所禽從訓遂代虔守寧國頗以扞禦著功子孫世爲寧國人

將延徽者太祖壻也與臨川王濛素相善中書令徐知誥頗畏忌之太和時官信州刺史會建州土豪吳光爲閩臣薛文傑所逼帥衆萬人來奔且請兵延徽幸其功不俟朝命輒引兵會攻建州已而敗閩兵于浦城遂圍建州城垂克矣知誥恐得城後延徽奉濛以圖興復遣使趣之歸閩人乘勢追之師敗延徽左遷右威衛大將軍

王壇故孫儒隊將也儒敗率其黨三千人奔睦州陳晟

晟頗疑之處於外城未幾壇同三河鎮將陳巖攻婺州
婺州刺史蔣環奔會稽壇遂有其地已而與東陽鎮將
王永相攻吳越武肅王時爲鎮海鎮東節度使諭其罷
兵不從興師討之光化三年師敗奔宣州田頵用爲親
將頵敗壇降于太祖除淮南節度副使天祐九年出爲
宣州制置使數李遇不朝之罪居數年卒

張崇

張宣

崔太初

曹筠

張崇慎縣人也官至廬州觀察使天祐十三年光州將

王言作亂崇不俟命引兵討定高祖獎賚有加久之擢
德勝軍節度使武義改元加安西大將軍崇居官好爲
不法士庶苦之嘗入覲廣陵廬人意其改任皆相幸曰
渠伊不復來矣崇歸聞之計口徵渠伊錢明年再入覲
人多鉗口不敢言惟捋髭相慶歸又徵捋髭錢其貪縱
多此類會廬江民訟縣令受賕侍御史知雜事楊廷式
欲并崇按之徐知誥謝之而止未幾領武寧軍節度使
已又仍鎮廬州太和三年賜爵清河王崇在廬州厚以

貨結權要由是常得還鎮爲民患者二十餘年

張宣字致用少從太祖爲軍校隸大將柴斐斐愛人戢下諸將化焉惟宣頗肆暴戾部下苦之劉信圍虔州虔人乞師於楚信遣宣及高審思分兵禦之大敗楚師累遷諸軍都虞候徙左街使皆以嚴酷爲理最後領武昌軍節度使置地室以鞠罪人罪無問大小入之則無全活久之境內大治道不拾遺會雪中炭肆有鬪者錄問之言市炭一秤而輕不及數宣使秤之信然乃斬鬪炭

者梟首懸炭于市由是炭率以十五斤為秤而售者無
敢輕重南唐昇元中卒

崔太初

缺

人事太祖父子官至壽州團練使在官頗

以誅求苛刻為事順義元年罷為右雄武大將軍先是
徐溫聞太初失民心欲徵至廣陵徐知誥曰壽州邊隅
大鎮恐為變溫怒曰崔太初不能制如它人何卒徵之
曹筠仕高祖為馬軍指揮使衣錦軍之役筠叛奔吳越
徐溫厚遇其妻子且招之曰吾使汝不得志而去汝無

以妻子為念武義元年吳越兵敗于香彎筠乘勢復歸
溫自數昔日不用筠言者三而不問筠去來之罪歸其
田宅復其軍職未幾筠內媿卒

李戴

盧擇

楊迨

徐善

盧蘋

楊彥伯

賈潭

李戴唐平章事蔚從孫也唐末舉進士第為人簡畧無威
儀唐亡來奔授起居郎因家于廣陵子貽業見南唐春秋
盧擇醴泉人仕烈祖為中書舍人高祖時進吏部尚書

是時政在徐氏擇充位而已無所短長後以病卒

楊迨唐

缺

敬之之孫也仕烈祖高祖至駕部員外郎

武義元年遷給事中終于其職

徐善洪州人也秦裴拔洪州善有女弟擅殊色為軍校所得強納幣焉已竟挾之去善詣廣陵白其事是時烈祖府庭甚嚴布衣遊士經歲不得一見而善始至白沙烈祖夜夢神告曰江西秀才徐善見公今在白沙逆旅矣其人良士也且有情事未申宜厚遇之烈祖旦即遣

騎迎善既至禮遇優渥因具述女弟被掠狀烈祖命贖歸善歙州刺史陶雅聞而異之辟善爲從事高祖時官中書舍人

盧蘋洛陽人也博學善應對歷官至司農卿順義三年唐以滅梁來告睿帝命蘋使于唐嚴可求預度唐朝所問密書數事授之以行最後復增黑雲都長劔多少及五十指揮使在都下諸條蘋至唐悉依可求疏記次第以應唐莊宗大喜餽賚加等遣蘋歸蘋還言唐主荒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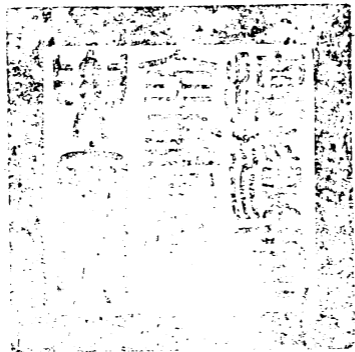
遊畋嗇財拒諫內外皆怨不數年亾矣已而果如蘋所
說

楊彥伯新淦人也唐時童子科及第已而從昭宗至鳳
翔走還鄉里吉州刺史彭玕厚遇之累攝縣邑天祐中
江西平彥伯仕于高祖累官戶部侍郎睿帝時臨軒策
命齊王知誥詔彥伯攝門下侍郎行事初彥伯謁選長
安一夕抵華陰旅舍有店姬能知方來休咎彥伯將行
忽失所著履誥責童僕甚喧姬曰將行而失鞵事不諧

矣京國有亂爾當備歷百艱君爵祿皆在江淮官至門
下侍郎彥伯未之信也至是思其言忽忽不樂數月卒
賈潭爲人有器度不與物競高祖時歷官至兵部尚書
潭嘗見嶺南節度使獲一橘大如升破之得小赤蛇長
數寸亦異事云



十國春秋卷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錄監生臣竺昌基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十國春秋卷
十四

十五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五百七十六

史部

十國春秋卷十

檢討吳任臣撰

吳十

列傳

尚公廼

黃訥

尚公廼丹徒人初為昇州馮弘鐸牙將弘鐸遣詣太祖求潤州太祖未之許公廼大言曰公不見聽恐終不敵樓船也及弘鐸敗歸太祖太祖戲公廼曰頗憶求潤州

時否公廼下席謝曰將吏各爲其主但恨無成耳太祖笑曰爾能事楊叟如馮公吾無憂矣後公廼發田頰反書以告卒不負太祖云

黃訥蘓州人也天祐時爲鎮南節度使劉威幕客太祖既薨威爲帥府所忌或譖之于徐溫溫將圖之訥說威曰公受謗雖深反本無狀若輕舟入覲則嫌疑頓止矣威從其言溫果待威甚恭威得還鎮訥與有功焉

嚴可求

駱知祥

陳彥謙

嚴可求同州人也

九國志云可求本馮翊人

父實仕唐爲江淮水陸

轉運判官因家于江都可求少通敏有心計以徐溫客爲太祖幕僚遇事多所籌畫太祖疑朱延壽欲殺之溫用可求謀教太祖陽爲目疾以紿延壽事成溫遷右牙指揮使而可求亦以獻策得與謀議太祖彌留之際溫與可求入問疾獨目送可求凝注者久之衆出可求曰王若不諱如軍府何太祖曰吾命周隱召長子渥今忍死待之可求同溫遽詣隱隱未出而見隱作召符猶在

案上急取遣之烈祖乃得嗣立及張顥共溫弑烈祖約中分其地以臣梁烈祖歿而顥欲背約自立厲聲問諸將曰嗣王已薨軍府誰當主者三問莫應可求陰為溫地前密啓曰方今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今日則恐太速顥變色曰何謂速也可求曰廬州劉威歙州陶雅宣州李簡常州李遇皆先王故等行也公雖自立此曹肯爲公下乎不若立幼主漸以歲時諸將孰敢不從顥默然可求急趣出書一教內衷中麾同列往使宅賀

衆莫測其所爲既出教宣之乃烈祖母史太夫人教也
大畧言先王創業艱難嗣王不幸早世隆演次當立諸
將宜無負楊氏辭旨激切顥氣色皆沮以其義正不敢
奪高祖乃得立顥由此與溫有隙諷高祖出溫潤州可
求見溫曰公舍牙兵而就藩郡禍行至矣溫患之可求
因說顥曰公遷徐公潤州人皆言欲奪其兵權而殺之
信乎顥曰右牙欲之非吾意也業行矣奈何可求曰易
耳是時行軍副使李承嗣預軍府之政可求詣承嗣曰

顥凶惡如此今出右牙于外意不徒然恐亦非公之利
明日邀顥與承嗣過溫陽瞋目責之曰古人不忘一飯
恩況公楊氏宿將今幼嗣新立多事時乃欲求自安於
外邪溫亦陽謝曰公等見留不願去也由是不行顥知
爲可求所賣夜遣盜刺之可求度不免請爲書辭府主
盜執刀臨之可求操筆無懼色盜粗能辨字見其辭氣
忠壯曰公長者吾不忍殺遂掠其財以去頃之溫令鍾
泰章斬顥于牙堂溫得除顥而獨專國政可求力也事

平授揚州司馬已而溫鎮潤州留子知訓與可求居廣陵秉政宿衛將馬謙李球作亂知訓將出走可求曰公弃衆自去衆將何依乃闔戶而寢鼾息聞于外府中以安及朱瑾之變溫遣使殺米志誠可求恐其拒命也以計禽斬之而溫以瑾故欲大行殺戮可求則與徐知誥具陳知訓致禍之由溫怒得稍解未幾改營田副使武義元年高祖即吳國王位遷門下侍郎順義中拜尚書右僕射已而兼同平章事先是唐與梁戰來徵兵溫欲

持兩端發兵循海助其勝者可求固爭不可至是唐以滅梁來告溫尤之曰公前沮吾計今將若何可求笑曰聞唐主始得中原志氣驕滿不出數年必內變吾但卑辭厚禮保境以待足矣于是遣司農卿盧蘋報使可求密條數事授之蘋如洛陽凡所問者悉依所授以對大厭莊宗心而歸無何莊宗遇害可求之言遂驗溫益重焉時知誥秉鈞以四郊多壘待將校頗事姑息而將校從禽聚飲騷擾民庶知誥欲糾以法復惜其才力患之

問于可求可求曰無煩繩之易絕耳請檄泰興海鹽諸
縣罷採鷹鷗可不令而止知誥從其計匝月間羣校無
有游墟落者俄進左僕射太和二年卒可求之死也後
溫三年可求素忠于溫居恒以知誥非徐氏子數勸溫
以次子知詢代知誥輔政知誥內切忌之天祐末謀出
可求爲楚州刺史是時高祖尚守藩鎮可求知溫意殊
未憚既受命即趣金陵說溫曰唐亾于今十二年而吳
猶不改天祐可謂不負唐矣然吳所以征伐四方而建

基業者常以興復為辭今聞河上之戰梁兵屢絀朱氏

日衰李氏日熾一旦李氏有天下吾能北面為臣乎不

若於此時先建吳國以繫民望溫果大悅復留可求不

遣使草具禮儀知誥知可求不可去乃以女妻其子續

可求微時為陽邑吏陽邑令器之待以賓禮每曰卿當

自愛他日極人臣之位幸以遺孤留意後可求登公輔

令子理遺命走謁可求可求贈以擔石束帛若不為意

者俄密遣人賫黃金數十斤伺于逆旅門謝之曰非陽

宰之子乎相君使奉金以備行李又僦一第宅僕馬畢
為之置令子他日詣門謝可求曰聊報尊府君夙昔之
遇耳一見後終身謝絕其權畧有如此

駱知祥合肥人也雅能治金穀遇事輒辦初事田頔為
宣州長史太祖既殺頔以知祥為淮南支計官勵精為
理事無留滯天祐中徐溫秉國知祥與嚴可求左右協
力可求任軍旅知祥司財賦一時稱之曰嚴駱已而初
置選舉命知祥董其事任用得人世多服其精覈久之

授鹽鐵判官武義元年高祖即吳國王位遷中書侍郎知祥與徐知誥甚密知誥常欲出可求于楚州知祥實與其謀後數年以病卒

陳彥謙常州人為人多智畧善理煩劇高祖時官潤州司馬酷為徐溫所親信溫行部昇州常喜其繁盛彥謙勸溫徙鎮海軍治焉溫從其說即以彥謙為鎮海節度判官溫于軍國事但舉其大綱細務悉委彥謙主之江淮稱治武義元年溫與吳越兵戰于無錫溫病熱不能

治軍彥謙遷中軍旗鼓于左取貌類溫者擐甲胄號令
軍事溫得少息其臨機御變皆此類也未幾蕪楚州團
練使疾革時徐知誥恐其遺言及繼嗣事醫藥金帛相
屬于道以結其心彥謙密留書于溫卒勸以所生子為
嗣時皆多其有義先是金陵工成彥謙上費用之籍于
溫溫曰吾既任公何以此相溷也竟不復會計溫始終
推心腹用之故彥謙亦以此報溫

論曰可求善謀而多中運機莫測握算若神豈非其智

有過人者邪知祥精心錢穀一心佐理得與可求齊稱
宜矣彥謙勸庶務終始不渝其志亦可云東海之功
臣也

盧樞

王潛

楊廷式

徐融

汪台符

江夢孫

盧樞

缺

人高祖時官御史臺主簿武義元年高祖禁

民間私畜兵器盜賊益繁樞上言今四方分爭宜教民
戰且善人畏法禁而奸民弄干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盜

也宜團結民兵使之習戰自衛鄉里從之

王潛廬州人初居太祖莫府及事高祖歷官左司郎中
典選事時喪亂之後官失其守甲簿湮落潛雍容款接
坐客常滿隨才而使人人自以為得徐知誥為相掄選
有序潛之力也

楊廷式字憲臣泉州人正直不畏強禦武義初官至侍
御史知雜事時張崇為德勝節度使貪暴不法會廬江
民訟縣令受賕徐知誥遣廷式往訊廷式曰雜端推事

其體至重職業不可不行知誥曰何如廷式曰械繫張
宗使吏如昇州簿責都統知誥曰所按者縣令何至于
是廷式曰縣令微官張崇使之取民財轉獻都統耳豈
可舍大而詰小乎都統者謂徐溫也知誥謝曰固知小
事不足相煩以是益重之廷式雅善占夢縣令毛貞輔
者謁選廣陵一夕夢口中吞日既寤腹猶熱問于廷式
廷式曰此夢甚大非君所能當若以君而言宜得赤烏
場官也已而果然

徐融不知何地人齊王徐知誥秉國政融與宋齊丘會
禹張洽孫飭輩同爲知誥賓客剛方率直少所曲徇身
處齊幕而實乃心楊氏知誥既畜異志且欲諷動僚屬
一日大雪酒酣知誥言行酒無以爲樂義取雪與古人
名巧合者爲口令因舉卮曰雪下紛紛便是白起宋齊
丘繼曰著屐登階必須雍齒融意欲折知誥遽曰誥朝
日出爭奈蕭何知誥大怒是夜收融投之江自是與謀
者惟齊丘而已

汪台符歙州人少好學博貫經籍善為文章不逐浮末
有匡王定霸之才天復初為陶雅幕客已而見天下苦
兵戰遂居鄉里執耒力田睿帝時徐知誥鎮金陵台符
自草間上書陳民間九患及利害十餘條書上為宋齊
丘所沮謂雖有其言必無其行知誥猶豫未之信齊丘
始字超回台符乃貽書謂之曰聞足下齊先聖以立名
超亞聖而稱字齊丘慚而更其字曰子嵩由是大怒台
符密使人誘其乘舟痛飲至石頭蚶蚞磯下沉殺之知

誥聞而嗟嘆久之頗憾焉台符嘗請括定田賦每正苗一斛別輸三斗官授鹽一斤謂之鹽米入倉則有廢米太和末知誥使民入米請鹽即其法也南唐昇元中限民田物畜高下為三等科其均輸以為定制又貨鬻有征稅舟行有力勝皆用台符之言云台符有歙州汪王

廟記文辭竒奧甚見稱于時

記曰天不欲蓋地不欲載兩曜不欲凝萬根不欲生

玉石一塵賢愚一血則神人不得不降聖人不得不作我唐不得不興越公不得不不起起而不生進退存亡者越公得之矣隋鹿無主群雄率舞公矯翅一鳴聲著千古提山掬海沃沸填危掃平反側之源歸我唐虞之際

武德四年高祖下制曰汪華往因離亂保據州郡靜鎮一隅以待寧晏識機慕義遠送款誠宜從褒寵授以方牧可使持節歙宣杭睦婺饒等六州諸軍事感天人知已瞻玉闕言懷龍劍一沉死而不朽貞觀二十三年也

有棠樹之詩無良人之嘆固得父老請建祠堂在廡之西大厯十年刺史薛邕遷于烏聊東峯元和三年刺史范傳正又遷于南阜即今廟是也中和四年刺史吳公圓克荷冥應復修棟宇迄今司空潯陽公景慕英塵經始靈宮凡三遷飾物不告勞民惟求舊濟於時死於國功宣教化則祭之其餘不在祀典狄梁公按察江淮焚淫祠七百所朝野避之所謂能執干戈以衛社稷越公欲蓋而彰雖焚不可得矣且湯不乾堯不濕曷顯聖人之政唐歷十有九帝二百八十年其時門有缺僕醉觸破王化洎僖皇歲庚子盜起曹南逆塵犯蹕我淮王大叫義聲千里奔命宣池濠壽滁和九郡統我馬壘分我君憂苟無將將之雄莫破錚錚之膽我司空潯陽公

獨危仁義禮樂餌舒池常潤於歛最爲政第一慰本城
之人築久常大本豈矜莊嚴一祠企望六郡直在乎開
物成務遺民金石者也台符越公之裔潯陽之吏祖能
神主能賢辭或不直作神之羞辱主之命召我邦人同
歸典實庶可與言文論政矣龍集壬戌十
二月十有一日謹記○獨危一作陶雅

江夢孫字聿修潯陽人也博綜經史立行高潔太和
中書令徐知誥表為秘書郎夢孫數自言迂儒無裨益
平生讀書欲小試於治民求為縣令方是時士客于知
誥者率以功名富貴自許而夢孫獨無奢望知誥以為
不情未之許也久之累求不已遂補天長令知誥先持

告身示之曰今日受此明日趣走庭下矣曰此素志也

庸何傷及至天長吏白縣署聽事有淫厲不可居夢孫
曰長吏不坐堂皇非禮也是夕果有怪並出夢孫起焚
香曰夢孫受命為令當治事于此鬼神有祠廟丘壟何
不各歸其所吾行不欺暗室奚畏君等語訖皆斂迹夢
孫治縣寬簡吏民安之逾年弃官去縣人號泣送之數
十里還家事繼母盡孝早暮潔衣冠視饒羞母食既徹
為諸生講禮釋經義凡至疑處輒斂衽曰此科先儒猶

多異同夢孫安敢輕言諸君自擇所長可也南唐保大中卒年八十五贈國子司業葬之日自遠方至者千人而服衰者百許

論曰盧樞一言而團結民兵可謂慮深遠矣王潛之司銓衡楊廷式之居臺職皆能不媿其官者也融以諷言賈禍台符以獻策喪軀其人足嘉而周身之智少昧焉若夢孫者進退不失卑以自牧殆所云盛德之士乎

鍾泰章

程虔

韋建

高審思

李章

王令謀

鍾泰章

吳錄作
鍾章

合肥人為人勇敢有膽畧烈祖時官左

監門衛將軍高祖初襲位徐溫與張顥爭權欲刺顥而難於其人嚴可求語溫曰非鍾左衛不可溫乃使親將密諭泰章泰章私心喜選壯士三十輩椎牛享之夜刺血相飲為誓溫猶疑其怯夜半止之曰僕母老懼事不成徐圖之如何泰章勃然曰言已出口豈可已之明日遂誅顥溫由是暴顥弑君之罪未幾論誅叛功泰章賞

獨薄每酒酣恃功頡頏與諸將爭或言秦章缺望徐知誥疑其難制溫曰是吾過也昔者吾赤族之禍間不容髮使無秦章豈有今日富貴邪奈何以薄物細故疑之稍擢為滁州刺史已而隨周本圍蘓州本敗于皇天蕩秦章將精兵三百爲殿多樹旗幟孤將中追兵不敢逼而還久之遷壽州團練使順義中人有告其侵市官馬者知誥以王命遣王稔代之改秦章饒州刺史溫召至金陵使陳彥謙三詰之皆不對或謂秦章何不自辨秦

章曰吾在揚州十萬軍中號稱壯士壽州去淮數里步騎不下五千苟有它志豈王稔單騎所能代乎我義不負國雖黜為縣令亦行況刺史乎何為自辨以彰朝廷之失時知誥欲以法繩諸將請收泰章治罪溫不可乃命以泰章次女配知誥長子是為南唐光穆皇后

翟虔彭城人起家閣門使素為徐溫所親任鍾泰章之刺張顥也溫實使虔通密謀已而閉牙城門遂克成功

稍遷王府子城使

一云宮城使

朱瑾殺徐知訓虔闔府門勒

府兵討之瑾死未幾改武備使使察睿帝起居虔防制甚急殊不堪順義四年睿帝巡迎鑿鎮溫自金陵來朝睿帝對溫輒名雨為水溫請其故曰翟虔父名吾諱之熟矣因謂溫曰公忠誠我所知也然虔無禮宮中及宗室所須多不獲溫頓首謝罪請斬之睿帝曰斬則太過遠徙可也乃徙撫州卒

常建少居太祖軍中常從征討以膂力聞後隸虔州王綰為裨將郡境曠遠旁接谿洞羣盜充斥建率勵勇士

所至捕獲百姓賴之累遷諸軍都虞候左街使出為袁州刺史建不知書而性渾厚清靜自處無所侵撓郡中大治居數年入為統軍事睿帝甚謹南唐禪代出為武昌軍節度使卒年八十

高審思少事太祖以驍勇名于軍中劉信平虔州審思為裨將屢立戰功審思為人厚重寡言齊王徐知誥竒之常使綜領親兵及禪代拜壽州節度使加中書令增修城隍守備甚嚴或謂曰以公威略守此堅城何懼而

過為畏懦也。審思曰：兵機多變，不可不懼。有備無患，策之上也。後周師南侵，壽州未能卒破，人咸思審思遺績。云年七十八卒于鎮。諡曰忠。初，術者言審思位不至刺，史嘗受命刺史常州，固辭不行。而其後位兼將相，終始富貴，術之不足信如此。

李章，廬州廬江人也。

一作李章定遠人

中和三年，與王稔同為

太祖騎將，已而與朱瑾相悅。高祖時，瑾殺徐知訓，自剄。徐溫入誅瑾黨，章與同事六人當斬，五人已斬，次至章。

厲聲曰四郊多壘而斬壯士邪時馬仁裕監斬壯其言聞于徐知誥釋之已隸洪州為軍校累遷雄武軍都虞候左街使章雖老而心尚壯善撫士卒勤于職務睿帝時出為百勝軍節度使為理嚴重禁戢左右賓禮僚屬南唐受禪會周本死移章鎮廬州加中書令昇元四年秋八月卒年九十

王令謀故徐知誥客也初為昇州判官已而改揚府左司馬轉內樞使乾貞中徐知詢握兵金陵與知誥相猜

忌知誥頗患之令謀說知誥曰公輔政日久挾天子以令境內誰敢不從知詢年少恩信未洽于人無能為也未幾遷同平章事太和三年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與宋齊丘同平章事六年拜司徒已又領忠武軍節度使天祚三年令謀如金陵勸知誥受禪辭不受九月癸丑卒令謀素柔猾鮮志操老病無齒或勸其致仕令謀曰齊王大事未畢吾何敢自安疾亟屢上書勸進是歲十月禪代令謀竟先死不能償其志

十國春秋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八千五百七十七

史部

十國春秋卷十一

檢討吳任臣撰

吳十一

列傳

杜荀鶴

殷文圭

楊夔

沈文昌

沈顏

徐延休

游恭

王振

信都鎬

陳濬

朱潯

周延禧

張翊

杜荀鶴素有詩名自號九華山人登唐大順中進士第

一云荀鶴牧之微子也牧于會昌末自齊安移守秋浦
時年四十四有妾懷妊出嫁長林鄉正杜筠而生荀鶴
擢第時年四十六矣以世亂還歸九華山田頔在宣州甚重之遂

處頔莫府為賓客頔起兵陰令以牋問至壽州結納朱
延壽復至汴通梁王朱全忠全忠頗厚遇之頔敗全忠
表授荀鶴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知制誥恃勢侮易縉
紳衆怒欲殺之而未及天祐時卒荀鶴初謁全忠會雨
作而天無行雲全忠曰此謂天泣是何祥也荀鶴賦無
雲詩獻上全忠大悅

詩曰同是乾坤事不同雨絲飛灑
日輪中若教陰翳都相似爭表梁

王造
化功

殷文圭池州人

一云陳州西華人

小字桂郎居九華山苦學所

用墨池底爲之穴唐末詞場請託公行文圭與游恭獨
步場屋乾寧中昭宗幸三峰文圭攜東平王全忠表薦
及第尋爲裴樞宣諭判官至汴州全忠復表薦之既而
文圭投啓於公卿曰於菟獵食非求尺璧之珍鷄鷓避
風不望洪鐘之樂及南歸爲多言者所發全忠大怒遣
吏捕之不及由是屢言措大率負心每援文圭以爲證

時寧國節度使田頽雅重儒士置田宅迎文圭母以甥
事文圭文圭感頽意為之盡力頽死事太祖父子掌書
記以文章著名太祖墓誌銘益其手出也武義元年拜

翰林學士

一云終左千
牛衛將軍

有登龍集十卷從軍藁二十卷

筆耕二十卷冥搜集二十卷子崇義仕南唐為宰相先
是文圭舉進士道遇老叟日文圭久之謂人曰向者若
人蒼綠拳必入口神仙狀也如學道當沖虛不爾有大
名于天下而文圭拳實入口後顯名當時果符其言

唐詩

紀事又云文圭中途遇一叟鬚白着綠拳文入口神仙狀也曰如學道當冲虛為儒當大有名於天下云云

又嘗經大澤中驟雨震電衆駭躓文圭獨安詳如不聞雨定傍人見其兩耳中鬼神以泥封之其異徵有如此文圭晚年頗急于貲財一日草司空李德誠麻潤毫久

不至作詩督之因為時論所少

詩曰紫殿西頭月欲斜
曾草臨川上相麻潤筆

巴曾經奏謝更
將筆句問張華

楊夔有雋才與殷文圭杜荀鶴康駢

一作駢

夏侯淑王希

羽等同為宣州田頰上客夔知頰不足抗太祖著弱賦

數百言以戒之。頤不用，竟至于敗。夔有紀，梁公對原。晉亂說當世，爭傳其文。

沈文昌，湖州人也。爲文精工，有如宿構。常居田，頤幕中。代頤草檄，詈太祖極加醜詆。及頤敗，太祖赦其罪，用爲節度牙。雅頤以通敏見于時。

沈頤，字可鑄，湖州德清人。唐翰林學士，傳師之孫也。天復初，舉進士第，授校書郎。屬亂，離奔湖南。馬氏未幾來，歸爲淮南巡官。累遷禮儀使、兵部郎中，知制誥、翰林學

士嘗撰太祖神道碑時人推為鉅手順義中卒顏少有
詞藻琴奕皆臻神境時人為之語曰下水船言為文精
速無不載也性閒澹不樂世利常疾當世文章浮靡倣
古著書百篇曰聳書凡十卷自序云孟軻以後千餘年
儒者咸未有聞焉天厭其極付在鄙子其誇誕如此又
有解聳書十五卷大紀賦一卷登華旨象刑解時辨讒

國諸文及宣州重建小廳記行世

記曰界江南宣州實為奧區凡厥貢之盛

厥土之饒則古所良也暨鉅盜起芒碭環弊於四方是
邦載罹窘阨雖城隍僅免而外無子遺矣兵部裴公餘

慶去任竇常侍聿自池牧來臨蒞事未幾遽為秦彥所據姦連隣慙一旦擁兵渡江引黨趙錕以代已任是歲南滁劉顥作亂揚州繼喪師律二境流離人不堪命弘農王方作自淝水爰奮義旗詢于同盟則田公司空首決宏謀及維揚克定秦彥就誅宣人有言曰何獨後子孫其來蘇弘農王允憫是誠我公復勵兵進討錕悉銳逆戰亟為崩之及追蹙保壘兵食內空而外不絕商市無改肆錕知人和在彼乃冒圍宵奔我公追擒之自此江表畧定大順元年建子月孫儒大據維揚又來寇我舉不以義自老厥師復為我公擒之其衆盡潰弘農王去寧揚土我公嗣總藩條天子嘉公之勲就轉左僕射命觀察於是明年建寧國節度又明年加司空宣城荐屬戎事便廳久缺司署者進言曰盍葺諸公曰民室未完民逃未復於是用文德以來之既而來安之不暮歲車者聞闐舟者聯聯比屋滯貨盈市溢廩司署者復進言曰民室完矣民逃復矣公曰倉廩未實田野未闢於

是薄其賦而省其徭給其乏而賑其飢不替歲荷糧秉
犁種蟠於泥如雲之稼種穰在畦司署者復進言曰倉
廩實矣田野闢矣公乃許然後度材相址不憊匠事橫
梁虹亘山節峯峙蝶蝶崇崇觀者改視公喜退顧人曰
凡事之治不治無賢愚貴賤顯然知異觀此當其未治
人咸恤之及其治也人咸榮之則吾於為政也豈不榮
乎治哉我今欲刊成績宜付所能則沈氏子以文
信子其何可辭焉乾寧二年乙卯秋八月八日記

徐延休字德文會稽人博物多學風度淹雅唐乾符中
進士昭宗狩石門無學士草詔延休未調官適在旁近
逆旅左右言其工文辭即召見命視草昭宗善之及還
長安不得用樞密使蔣元暉辟為僚佐延休惡其人弃

去依鍾傳于洪州烈祖時取江西得延休歸授義興縣

令累官至光祿卿江都少尹卒

九國志延休為少尹時吳將祀南郊以為鹵簿

使于是法物始備

初義興有漢太尉許馘廟廟碑即許劭所立

字久磨滅開元中許氏諸孫再刻之題八字碑陰曰談

馬礪畢王田數七時人不能曉延休一見為之解曰談

馬言午言午許也礪畢石卑石卑碑也王田為千里千

里重也數七是六一六一立也乃許碑重立四字耳延

休二子鉉錯有傳

游恭建安人登唐進士第博學能文辭有名於世初為鄂州杜洪掌書記洪死來歸署館驛巡官武義改元遷知制誥無何卒恭嘗奉命撰烈祖墓誌詞極體要時輩稱之有小東里集三卷廣東里集四卷子簡言仕南唐別有傳

王振

缺

人仕高祖兄弟為史官嫻熟典故博通事蹟

所著太祖等本紀及討論諸將戰功皆詳核而不誣切實而不靡世稱良史才

信都鎬隋信都芳之後也少以著作自負當太祖入廣陵功臣三十九人而同時佐將吏實五十人焉鎬錄其

名氏功績為肥上英雄小錄二卷

文獻通考云信都鎬撰肥上英雄小錄中

錄楊行密將吏有勲名者四十人其二十四人皆肥人餘諸道人又有僧道漁樵之屬十人錄其小事故名小錄

陳濬廬陵人父岳仕唐為南昌觀察判官著唐統紀一百卷濬有史才能世其學事睿帝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撰吳錄二十卷官終尚書子喬仕南唐有傳

濬又有輯讓集

朱浚素以文章名家所撰啓霸集三十卷為當世所重
同時有周延禧者亦號通才自名其集曰百一集

張翊其先世為京兆人唐末翊父授任番禺屬劉隱將
據廣南弃官北還至潭衡間馬氏已有潭澧挈家來奔
江南過廬陵禾川僦屋居焉翊與弟惟彬善讀書克承
先業高祖時徐知誥輔國政翊入廣陵以射策中第授
武騎尉及知誥移鎮金陵隨度江見知于宋齊丘署府

中從事南唐禪代擢虔州觀察判官西昌令假道還廣
陵里人榮之已而恃才褊躁凌暴左右被鴆卒翊文辭
婉麗禾山大舜二妃廟碑廬陵紫陽觀碑新興佛閣碑
文皆翊所撰

論曰殷文圭諸人皆彬彬文章之選也或則典贍得體
或則精簡擅長江南故多才士而文圭等實有筭路藍
縷功焉荀鶴雖唐臣以嘗居宣州莫府亦得載吳人之
列云

汪少微

支戩

奚超

淮南畫工

汪少微歙州人也嘗于順義元年謨歙硯銘云松操凝
烟楮英鋪雪毫穎如飛人間四絕

支戩餘干人世為小吏至戩獨好學能文章睿帝時歷
仕金陵觀察判官檢校司空先是戩未遇時戲祝于箕
僊曰請卜支秀才他日何官箕僊畫曰年五十餘位司
空至是遂驗年五十一卒于任箕僊者蓋取飯箕衣之
因名

奚超易水人父霏與弟昂善製墨稱為能品唐末遷居歙州超得其法高祖睿帝時以造墨名家至南唐賜姓李氏李廷珪廷寬廷宴即超子也廷宴之子文用文用之子仲宣皆能世其業

淮南畫工者失其姓名晉王李克用之有河東也太祖恨不識其狀貌密使畫工詐為商人入其境寫之及至河東有發其謀者禽之晉王初甚怒既而謂曰吾素眇一目試召使圖之觀其所為如何俄畫工至晉王按膝

厲聲曰淮南使汝來繪吾真必畫家之尤也寫吾不及十分階下即汝畢命地矣畫工再拜下筆時方盛暑晉王執八角扇因寫扇衣半障其面晉王曰是諂吾也遽使別圖之又應聲下筆繪其背弓撚箭之狀仍微合一目以審箭之曲直晉王大喜厚賂金帛而還

十國春秋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五百七十八

史部

十國春秋卷十二

檢討吳任臣撰

吳十二

列傳

糝潭漁者

張軍師

錢亮

董紹顏

李攻

柳翁

黃冠道人

虔州少年

劉通微

糝潭漁者不知所從來太祖初起廬州稱八營都知兵

馬使巡警至糝潭憩于江岸有漁父鼓舟直至前饋魚數頭曰此猶公子孫鱗次而霸也因四指曰是皆公之山川太祖異之將遺以物不顧而去

張軍師者史失其名雅善占筮景福元年六月孫儒圍太祖于宣州前一日軍師語太祖曰明日當大水亭午儒授首矣時烈日曦赫儒兵方張甚軍中頗嗤其言及詰旦西北有雲大如箕漸漸彌漫俄而澍雨大水暴作儒謂衆曰城中大水將及我諸營自顧無相救也頃之

水深丈餘城內徑出兵邀擊儒營因獲儒斬之軍師言

遂驗

錢亮江淮布衣也人皆稱為錢處士天祐中寓居昇州宿楊姓家中夜忽起曰地下兵馬相闕云接令公聒我不得眠人莫之測明日徐溫至金陵時無有豫知者

江

異人錄又云處士止于金陵楊某家初吳以金陵為州築城西臨江東至潮海處士指城西荒蕪之地勸楊市之及建為都邑所市地正值繁會之處遂製層樓為酒肆焉又嘗見一人謂之曰爾天罰將及其人告以昨并食海中處士曰爾亟取穢者滌之而食可免罪俄而雷電大震其人如其言雷電遂息

又語人曰

金陵王氣復興當有申生子應運于此及徐知誥為昇
州刺史亮謁之退謂左右曰建業之地復興帝都即郡
侯是也後溫徙知誥于潤因廣修廡署潤布城隍期已
當之亮曰此故修道主也至南唐禪代先主實生于戊
申與亮言合封亮為霸國先生時有圖亮之貌者亮見
曰吾反不若此常對聖人未幾一僧取圖置誌公塔中
已而南唐先主復取入宮陳于內寢其言遂驗亮又善
為讖語說將來事末年言李氏之祚曰髣髴之間倍蓋

楊氏有淮南四十六年而李氏三十九年髮鬢不遠也
或謂楊氏自改元至易姓止二十年故云倍之耳

董紹顏善能知人嘗詣鄂州節度使李簡簡出諸子視
之時平頭小兒何敬洙侍側紹顏曰諸子皆有功名然
不若平頭極貴也後敬洙累授節鎮為時名將徐溫鎮
潤州令紹顏徧閱牙內將校有藍彥思者遙謂曰若多
言或中也紹顏曰君勿言郎君非善終者彥思曰軍校
死于鋒刃吾事也紹顏曰汝寧能好鋒刃死乎未幾州

有火災牙兵盛造木桶以貯水軍人因持桶刀作亂彥
思遂死于難

李攻天祐時為舒州倉官自言少時因病遂見鬼為人
言禍福多中高祖初襲位大將張顥操廢立之權威震
中外攻時宿于鰲山司命真君廟翼日與道士崔綽然
輩偕行方數武忽止同行于道側自蔽大樹窺之曰向
見一人桎梏甚嚴吏卒數十人衛之是必為真君所考
召也問為誰良久乃言曰張顥也不匝月而顥果誅死

左雄武統軍李宗造開元寺成大會文武僧道于寺中
既罷攻復謂綽然曰向二吏繫坐中客而去其人當不
永矣言其容貌衣服則團練巡官陳絳也未幾絳暴卒
其神驗皆斯類

柳翁饒州人常乘小舟釣鄱陽江中妻子亦不見其飲
食凡山川深遠與水族之類無不周知鄱人有漁釣者
咸諮訪後行天祐中呂師造為饒州刺史修城掘壕至
城北則雨止役則晴或問翁翁曰此下龍穴也震動其

土則龍出穴而雨矣掘之不已霖雨行將為患已而畚
鍤及數丈其下霧氣衝人不可入果霖雨連旬不止呂
氏諸子將網魚於鄱陽江召問翁翁指南岸一處今日
惟此有魚然有一小龍在焉是日果大獲舟中以瓦器
貯之中有鱣魚長二尺許雙目精明繞器而行羣魚皆
翼從之將至北岸遂失所在

黃冠道人無名氏自云鍾離人也高祖改元開國時廣
陵殷盛士庶駢闐道人狀如病狂手持一竿竿首懸一

木刻為鯉魚形行歌于市曰盟津鯉魚肉為角濠梁鯉魚

金刻鱗盟津鯉魚死欲盡濠梁鯉魚始驚人又云橫排三十

六條鱗箇箇圓如紫磨真為甚竿頭挑着定世間難遇識

魚人其類此意者凡數十章時人莫能曉

後徐知誥禪代復姓李氏其言始應

虔州少年不詳其姓氏高祖時虔州將鍾某之廣陵道
經太和戍遇少年求同往鍾許之會屠肆有豕首欲市
之而不攜一錢少年曰小事易耳及還已出豕首
中因解囊中錢復償其直及至廣陵有輕俠數人來逆

旅少年指青衣者曰此必今夕為盜耳鍾未之信中夜聞穴壁聲伺其引首過竇急持之即青衣客也居無何忽謂鍾曰不可久處趣之歸鍾如其言逮至白沙而朱瑾被殺廣陵果大擾焉

劉通微精術數素為宋齊丘所知乾貞初徐知誥執政柄徐溫將佐忌之屢請以溫子知詢為代中外岌岌人無固志齊丘夜召通微同宿而徵其事坐久聞鼓聲通微投袂起曰子嵩事必中變政事僕射安若泰山不足

多慮也彼懷惡志者行當受禍金鼓之聲澌澌然殆有大喪與夕未曙捷步至白溫死矣

褚雅

褚雅字玄道錢唐人武義時來隱于茅山樂施輕財拯物無厭營田既獲以與貧者與人共居常旦起灑掃取水以給采薪之人夏月移瓜恣人來取當時暑行道無暍者人咸以為難

申漸高

申漸高不知何地人事睿帝為樂工常吹三孔笛賣藥于廣陵市乾貞時按籍編括而閔司斂率尤繁商人苦之會都城亢旱中書令徐知誥謂左右曰近郊頗得雨都城不雨何也得非刑獄有冤乎漸高作諧語進曰雨畏抽稅不敢入京耳知誥大笑明日下敕弛額外稅信宿大雨霑洽太和中知誥與弟知詢不相能一日手金卮引鴛鴦知詢曰願弟壽千歲知詢心疑之取它器均酒之半蹠進曰與兄分享五百歲知誥色變左右莫知

所從漸高舞袖升堂掠二酒併飲之懷金卮趣出知誥
密遣人以良藥解之已腦潰卒

徐仲寶

徐仲寶長沙人順義時為舒城令已又改樂平令皆有
能名仲寶在舒城日與家人見白氣斜飛而去中若有
物仲寶婦以手攫之得玉蛺蝶一枚製作精工人莫能
測及在樂平家人復于厠竈鼠穴中得錢甚多仲寶帥
人掘其處深數尺有白雀飛出止于庭樹其下獲錢至

百萬錢盡白雀乃去當時傳為異事

朱延壽妻王氏

張訓妻某氏

朱延壽妻王氏當太祖以計召延壽詭言欲與以揚州延壽信之將行王曰今若得揚州成宿志是興衰在時非繫家也然此行吉凶未可知願日發一介慰我一日介不至王曰事可知矣乃部分僮僕授兵器方闔扉而捕騎至遂出私帑施民發百燎焚壽州牙舍曰我誓不以皎然之軀為讎人所辱赴火死

張訓妻故劔俠也未詳其所由來太祖嘗在宣州給諸將鎧甲訓得故敝者不如意妻謂之曰此不足介意第司徒不知耳明日太祖問訓曰爾所得甲如何訓以告乃易之後太祖移鎮揚州常賜諸將馬訓所得復駑弱不任形於顏色妻復言如前明日太祖又問之訓以為言太祖曰爾家事神邪訓曰無之太祖曰吾頃在宣州賜諸將甲是夜夢一婦人衣真珠衣告子曰公賜張訓甲甚敝當易之今賜諸將馬復夢前珠衣婦人告子曰

張馬非良馬其故何哉訓亦莫之測訓妻有衣麓常自
啓閉不為人所見會妻出訓竊啓之得珠衣一襲異焉
及妻歸顧謂訓君啓吾衣麓何也先是妻每食必待訓
一日訓歸妻已先食語訓曰今日嘗異味遲君者數矣
俄發甑訓見蒸人首一具心惡之欲殺其妻妻逆知訓
意曰君欲負我邪然君方為數郡刺史我不能殺君因
指一女使曰殺我必先殺此婢不爾君必不免訓遂殺
妻及其婢

十國春秋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五百七十九

史部

十國春秋卷十三

檢討吳任臣撰

吳十三

列傳

田頽安仁義 朱延壽

田頽字德臣廬州合肥人安仁義者沙陀之叛將也頽粗通書傳沉果有大志與太祖生同里約為兄弟應州募屯邊稍稍遷軍將太祖據廬州頽從之謀畧為多攻

趙鏗于宣州鏗出東溪乘暴流以逸阻水解甲謂追騎不能及顧乘輕船追之鏗驚遽見禽太祖表顧為馬步軍都虞候會仁義從秦宗衡寇淮南孫儒既殺宗衡仁義來奔太祖太祖大喜屬以騎兵使在顧右兩人名冠軍中交相得也共攻常州鹵刺史杜稜居無何儒畧地南來顧等屯丹陽儒火揚州壁廣德顧破其屯與戰顧走太祖怒奪其兵或諫太祖曰強敵傳壘不用顧非計也太祖乃復將顧儒畏仁義名陽貽書通好以疑太祖

太祖待仁義益厚署行軍副使卒用二人功禽儒乃遂
表仁義為潤州刺史願為宣州留後已而授願寧國軍
節度使累遷檢校太保中書門下平章事除仁義團練
使至檢校太保願已平馮弘鐸至揚州謝太祖左右求
貲不已獄吏亦有請願怒曰吏覬吾入獄邪又求池歛
為巡屬不許願始怨將還指府門曰吾不復入此是時
兩浙將徐縮叛越王錢鏐入杭州逐縮縮屯靈隱山迎
願願遣容何饒一作曉詣鏐曰王宜退保會稽無為虛屠

士衆也鏐曰軍中小叛常然公為人長奈何助逆邪願
攻北門鏐登城與語射中麾下願築壘絕往來道鏐患
之出金幣十舉募能奪地者陳璋以死士三百免胄馳
擊奪其地願攻城未能克將濟江絕西陵為浙將所却
圍益急鏐于是遣其子傳錄求昏于太祖且告之曰願
得志為患必大請以子為質願召還願太祖使人謂願
曰不還我遣人代守宣州願不從浙人輸錢二百萬緡
犒軍又請以王子傳瓘出質願乃與綰引兵還然內怨

太祖與浙人因移書太祖曰侯王守方以奉天子譬百川不朝于海雖狂奔澶漫終為涸土不若順流無窮也東南揚為大刀布金玉積如阜願公上天子常賦願請悉儲峙單車以從太祖答曰貢賦由汴而達適足資敵爾于是願絕太祖大募兵昇州刺史李神福為太祖言願必叛宜早為計太祖不可願遣使通好于梁王朱全忠全忠喜屯宿州須變其有良將康儒者與願議多不合太祖特授儒廬州刺史以間之願以儒為貳于已族

其家儒曰田公亡無日矣天復三年八月顯遂與仁義同舉兵反顯攻昇州劫神福妻息厚養之神福方與劉存攻鄂州太祖召之討顯顯遣其將王壇等逆之又遣李臯遣書神福曰公家在此苟從我當分土而王神福斬臯謝絕之遂敗壇兵于吉陽顯乃自將來戰神福瀕水堅壁不戰請太祖以兵塞顯走道時仁義焚東塘以襲常州常州刺史李遇出戰仁義知其有備遂引軍却而伏兵發轉戰至夾岡仁義立二幟解甲而息追兵莫

敢嚮仁義復入潤州太祖潛令王茂章李德誠等圍之
軍中推朱瑾槊米志誠射皆為第一而仁義常以射自
負曰志誠之弓不當瑾槊之一瑾槊之十不當仁義弓
之一每與茂章等戰必命中而後發以此外軍畏之不
敢近太祖亦遣使謂曰吾不忘公功能自歸當復為行
軍副使但不可處兵仁義猶豫未決先是太祖得神福
檄趣臺濛泣語曰人常告顯必反我不忍負人顯果負
我吾思為將者非公莫可濛頓首謝率騎度江一戰于

廣德再戰于黃池三戰于宣州城下橋陷頽為濠所殺
年四十六其下猶鬪示以頽首乃潰蓋是年十一月也
仁義守潤州百端攻之不下茂章乘其怠穴地而入仁
義以家屬保城樓兵不敢登召德誠曰汝可以委命且
以愛妾贈之乃抵弓矢就縛斬于廣陵蓋後頽死一年
云始頽以傳瓘歸戰不勝輒欲殺之賴頽母殷氏及頽
婦弟郭從師護免及城下之戰頽曰今日不勝必殺錢
郎已而頽死不及禍頽傳首揚州太祖泣下以庶人禮

葬之赦其母并葬康儒顯居恒畜死士數百人號曰爪
牙都所向無前得其死力又善為治通利商賈民愛之
尤善遇士以是杜荀鶴等多為之用顯將作亂時向暮
有烏色如雉而大尾有火光如散星狀自外飛入止戟
門不見翼日府中大火曹局皆盡惟甲兵存焉顯資之
以起事仁義初欲降其子固以為不可乃止至是子亦
斬揚州市

朱延壽舒城人
事太祖破秦彥畢師鐸趙錕孫儒功居

多太祖欲以寬恕結人心而延壽敢殺時揚州多盜捕
得者太祖輒賜所盜物遣之戒曰勿使延壽知也已而
陰許延壽殺之初壽州刺史高彥溫舉州降于汴太祖
襲之諸將憚城堅不可拔延壽一鼓而拔其城即表為
淮南節度副使汴兵猶屯壽春延壽以新軍出每旗五
位為列命黑雲都隊長李厚將十旗擊西偏不勝將斬
之已又益五旗殊死戰汴兵引去於是取黃蘄光三州
以功遷壽州團練使唐昭宗在鳳翔詔延壽圍蔡以分

汴人之勢擢奉國軍節度使汴兵每至延壽境延壽開門不設備而不敢逼延壽用法嚴常以寡鬪衆不勝反者必盡戮之一日與汴人戰遣二百人持大劔斫陳有一人應留者請行延壽以違命立斬焉田頌之叛遣使詣延壽布腹心延壽陰約曰公有所為我願執鞭願與安仁義及延壽既謀絕太祖太祖心疑之而未有以發乃陽為目疾每接延壽使者必錯亂其所見以示之常行故觸柱而仆太祖夫人朱氏延壽姊也掖之太祖泣

曰吾業成而喪其目是天廢我也吾兒子皆不足以任事得三舅代我無憂矣遣辨士趣召之延壽疑不肯赴朱夫人遣婢報之故延壽疾走揚州至則太祖迎之寢門刺殺之黜朱夫人先是延壽於浴室中窺見牖外二人青面朱髮執公牒二函一人曰我受命來取一人曰我亦受命來取俄而不見是年遂被殺

張顥

張顥蔡人也初以驍勇事秦宗權已而從孫儒儒敗又

歸太祖太祖厚遇之使將兵戍廬州蔡儔叛顥更為之
用及太祖攻廬州圍急顥又踰城來降太祖復置之親
軍署為左牙指揮使烈祖嗣位以顥與徐溫專政心頗
不平顥與溫不自安共謀弒烈祖而顥以左牙兵行逆
遂詐稱烈祖暴薨已而顥欲自立嚴可求以計止之顥
氣沮事具烈祖本紀中未幾溫令鍾泰章除顥顥伏誅
并及其黨

徐溫

子知訓知詢知誨知諫

徐溫字敦美海州朐山人也沉毅寡言罕與人交衆中

凜然可畏人目之曰徐暝會唐末大亂以販鹽為盜太祖起合肥隸部下時太祖勁兵數萬號其軍為黑雲長劍所與舉事者劉威陶雅之徒稱三十六英雄惟溫未嘗有戰功太祖之入宣州也諸將爭取金帛溫獨據米困為粥以食饑者太祖已心異之及太祖欲殺朱延壽等溫稍稍以計進事成遷右牙指揮使始預謀議太祖病出長子渥為宣州觀察使即烈祖也溫私致慙懃烈

祖涕泣謝溫而行太祖病甚平生舊將皆以戰守在外而溫居帳下遂預立嗣之功初烈祖鎮宣州命指揮使朱思勅范思從陳璠將親兵三千及入立惡溫與張顥典牙兵召思勅等以自衛而溫顥忌之陽使三將從擊江西誣以謀叛誅焉烈祖內不平一日溫與顥驟擁牙兵露刃入庭中數烈祖所親信十餘人罪曳下斬之烈祖由是失政而心憤未能發溫顥不自安共遣羣盜縊烈祖于寢室久之溫與顥復有隙使鍾泰章殺顥高祖

時溫遂專政乃自以淮南行軍副使領昇州刺史留廣陵而以假子知誥為昇州防遏使治舟師于金陵大將李遇怒溫跋扈出嫚言溫使柴再用族遇于宣州太祖舊將人人皆自疑溫因偽下之恭謹如見太祖諸將乃安天祐八年溫領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十年遣招討使李濤攻吳越裨將曹筠往奔溫間遣人語筠曰吾用汝為將汝軍有求吾不能給是吾過也赦筠妻子不誅厚遇之是秋吳越攻常州溫戰于無錫筠感前言奔

歸遂敗吳越兵十二年高祖封溫齊國公兼侍中充水
陸馬步諸軍都指揮使兩浙都招討使始就鎮潤州以
昇潤常宣歙池六州為廵屬溫城昇州建大都督府十
四年徙治之以子知訓輔政于廣陵而大事溫遙決之
知訓為朱瑾所殺知誥自潤州先入遂得政十六年溫
請高祖稱皇帝不許又請即吳國王位乃許遂建國改
元拜溫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諸道都統鎮海寧國
等軍節度使守太尉兼中書令進爵東海郡王高祖既

薨溫越次立睿帝順義十年溫又請睿帝即皇帝位未許而溫病死年六十六追封齊王諡曰忠武天祚三年齊王知誥尊為太祖武王及受禪諡武皇帝已而南唐復李姓廟號義祖名其墳曰定陵溫目不知書使人讀獄訟之詞而決之皆中情理尤喜為智詐殘狠然雅善用入頗得國人之心先是劉威為左右所譖溫幾欲討之威詣溫布心腹即遣之還鎮不疑劉信以說客降譚全播溫陽怒以激之而虔州頓平其能御將士多此類

也又絕有器度嘗自迎鑿鎮還至百家灣暴風起舟人相顧失色溫乃徐袒裼以帛繫養孫景通之首顧謂妾御曰吾善游倘溺不暇相救幸保此子言訖風浪漸息溫居恒好服白袍子知誥每遇溫誕生日必以獻會坐客有諂溫者曰白袍不如黃袍好知誥遽斥之謂溫曰令公忠孝之德朝野所仰一旦或諂佞之說聞于中外無乃頓損夙望乎願令公無惑其言溫雖領之而心實未忘竊位也蓋知誥以已非其嫡慮溫急于取國不得

嗣故以是為言云溫妻白氏李氏夫人陳氏李故知誥

養母南唐昇元元年十二月上尊諡曰明德皇后

合葬定陵

祔太廟○白氏宗理宗時追封為仁壽仙妃明成祖加封淑善仙妃憲宗加封安寧護國恭靖元君賜廟額曰

洪思子知訓知詢知誨知諫知證知諤六人知證知諤見

南唐春秋

知訓溫長子也

案宋齊丘呼知訓為三郎似非長子今姑從馬氏南唐書

少學兵法

不能竟尤喜劔士角觝之戲怙溫權勢多為不法溫出

鎮潤州留知訓輔政朝廷譽之稱為昌華相公平日陵

辱諸將對高祖無君臣禮高祖幼懦嘗飲酒樓上命優人高貴卿侍酒知訓為叅軍高祖鷄衣髻髻為蒼鶻知訓因使酒罵坐語侵高祖高祖愧恥泣涕而知訓愈狎侮之左右扶高祖起去知訓殺一吏乃止李德誠有女樂知訓求之德誠曰此輩皆有所生且復年長不足以接貴人俟求少妙者進之知訓對德誠使者言曰吾殺德誠并取其妻亦易爾初學兵於朱瑾瑾力教之後因索馬于瑾瑾不與遂不相能夜遣壯士刺瑾瑾手刃數

人瘞舍後知訓隱而不問未幾出瑾為靜淮節度使知
訓過瑾瑾殺之事具瑾傳先是宿衛將李球馬謙作亂
挾高祖登樓取庫兵以誅知訓陳于門橋知訓與戰頻
却瑾適自外來以一騎前視其陳曰是不足為也因反
顧一麾外兵爭進斬球謙亂兵悉潰瑾故有德於知訓
及其凶終國人皆謂曲在知訓

知詢溫第二子也溫養子知誥既操國柄威權寔盛全
陵行軍司馬徐玠諷溫曰居中輔政之重不宜假於他

人當以親子代之溫即遣知詢入覲謀代知誥秉鈞會
溫暴死知詢奔還金陵拜諸道副都統鎮海寧國等軍
節度使兼侍中輔國大將軍檢校太尉守中書令金陵
尹知詢素暗懦遇諸弟頗薄玠知其必敗反持其短輸
誠于知誥由是知詢內為諸弟所搆外為玠所賣而不
知也自以控強兵居重地去知誥如舉手易耳溫喪未
終屢請知誥來金陵知誥有心計陰使人趣其入朝俄
知詢至廣陵知誥疏其罪狀謫授統軍領鎮海軍節度

使知詢面數知誥曰先王之喪若為人子而不親臨反
罪我邪知誥曰聞爾懸劔待我我亦不憚獨迫于君命
不得往也為人臣而畜乘輿非反何周廷望者知詢親
吏也常偽貢款于知誥亦時刺知誥之謀以告知詢及
入朝廷望諫止不從既行廷望曰公有往日而無還日
涕泣再拜送之至是知詢以廷望之言質知誥知誥曰
以爾所為告我者即廷望也遂取廷望斬之知詢既失
金陵往時莫府皆散去獨李建勳一人隨之及至潤州

常會僚佐談宴終日永絕顧望未幾移鎮洪州賜爵東

海郡王

一云封武陵王疑是改封未審是非

太和六年卒諡曰康

知誨溫第三子也知詢繼溫守金陵所為多不道知誨
時時伺其陰事以告義兄知誥知詢之敗知誨搆之為
多知誥甚德之後以為鎮南軍節度使知誨先娶太祖
功臣呂師造女非嫡出以是常切齒呂氏因醉刺殺之
妻以不良死數為厲知誨心惡之延名僧誦梵經為陳
因果呂氏忽見形曰吾不解此但報冤爾及鎮江西歲

餘呂氏不復見知誨喜甚有家人自淮南來道遇呂氏乘綵舟而至招家人曰為我謝相公善自愛我今它適矣且貽繡履與知誨已而家人至江西首語其事方陳履知誨熟視未畢輒見呂氏在側曰爾謂我真不來邪頃之知誨暴卒子景遼景遊南唐受禪待知誨後特優知諫溫第四子也幼爽悟喜文墨徐氏諸子知諫最為雅循初知訓輔國政無所醞藉溫留知諫陰助之諸將常惡知訓陵已而以知諫為長者溫假子知誥自潤州

入覲知訓會飲山光寺縱飲號呼意在以醉飽過殺知
誥知諫陰洩之知誥知誥獲免太和改元知諫領鎮南
軍節度使同平章事三年九月卒于官先是知誥誘知
詢入朝知諫實與其謀及知詢代鎮洪州遇其喪于塗
撫棺泣曰弟用心如此我亦無憾然何面目見先王于
地下乎聞者傷之

十國春秋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五百八十

史部

十國春秋卷十四

檢討吳任臣撰

吳十四

列傳

僧祖肩

石頭大師

僧令遵

僧祖肩善陰陽五行之術常居太祖軍中太祖將攻杭州潛令祖肩至城下偵險易祖肩反曰是腰鼓城也擊之終不可得又聞其鼓角聲曰錢氏子孫當貴盛未易

圖也後悉如其言

石頭大師者夙與徐溫交善溫頗加禮遇是時宋齊丘亦寓於精舍齊丘既在徐知誥賓席溫甚疑之一日謂石頭曰宋措大在兒子門下甚非純信之人慮其近習不以忠孝為務師其察之石頭乃向齊丘所為而齊丘已知石頭意自是晨出暮歸必大醉或以艷曲駢辭示之石頭乃語溫曰宋措大狂漢耳不足為慮由是溫不復介意

僧令遵東平人翠微禪師無學之法嗣也高祖時來居鄂州清平山應對敏疾化導無方或問如何為大乘曰井綆又問如何為小乘曰錢貫武義元年終於本山諡法喜禪師

王居巖

吳法通

聶師道

劉得常

陳金

張武

宣州軍士

王居巖當塗人仕唐為驍衛長史遭亂弃官居青山太祖據淮南使人以兵迫起之居巖散遣其家人束身來

歸授以缺州判官不遺一日太祖大會忽失居巖急使人掩其家無一人在者後有人於嵩山見石室空者詢其旁或云有道人王居巖常居此莫知所往

吳法通潤州丹陽人有文學試舉子業不利入茅山為道士乾符二年唐僖宗遣使受大洞錄尊為度師賜號希微先生天祐四年潛入巖洞不知踪跡時年八十三為烈祖嗣位之三年

聶師道歙州人也少好道唐末于濤為州刺史其兄方

外為道士結廬郡南山中師道往事之濤常詣方外且
時時咨以郡政因名其山為問政山師道居是山久國
人號曰問政先生唐給事中裴樞刺史歙州田頌陶雅
舉兵圍之累月食盡援絕議以城降而城中殺外軍過
多無敢將命出者師道力疾請行樞曰君道士豈可遊
兵革中邪令易服以往師道曰吾已受道法科教不容
易服乃縋城而出頌雅初亦怪之及與語大喜曰真道
人也隨約誓遣還及期樞復欲更日令師道再往戲下

多為危之師道了無難色復見二將皆曰無不可惟給
事命州人獲全實師道力也歙州平太祖聞其名召至
廣陵建紫極宮居之一夕羣盜奄至舉什器盡取之師
道謂曰若為盜取吾財以救饑寒持此將安用乎乃引
于曲室盡括金帛與焉仍屬之曰當從某地出無邏卒
可逸去盜如其指得不敗居數年師道奉太祖命設醮
龍虎山道遇暴客掠之將加害中一人熟視師道謂同
黨勿犯先生因曰我即紫極宮盜也感先生至仁之心

今以相報久之卒于廣陵時方遣使湖湘使還遇師道于途問之師道曰朝廷遣我醮南岳耳及入境知師道已卒數月矣相傳以為竒

劉得常昇州人十七歲作大道歌詣茅山見國師吳法通法通曰賢者能飲茅山泉一月當十倍今日聰明一年特生光慧十年聞仙道矣得常乃作冷泉吟法通又曰吾有玉經妙旨子若斂華就實可以混合天人離情理識得常再拜執弟子禮居紫陽觀二十年不踰戶閥

高祖時華姥山一夕有童子歌曰靈菌長金刀響山中
人數聞之慮有兵是年盛產黃芝經月枯悴得常遂逝
焉

陳金者少為軍士隸鎮南節度使劉信戲下從圍處州
私與其徒五人發一大冢啓棺見白髯老叟面如生人
時即有白氣衝天視棺上散物如粉微作硫黃氣金掬
取歸營旦輒汲水浸食至盡城平入舍僧寺間為諸僧
述其事僧曰此本州富人遠祖也子孫相傳其祖好道

數餌硫黃云數盡當死死後三百年墓開是即解化之
期也今正三百矣金因復視其處棺中惟存衣裳若蟬
蛻狀金自是無病後為清海軍將年七十餘輕健如少
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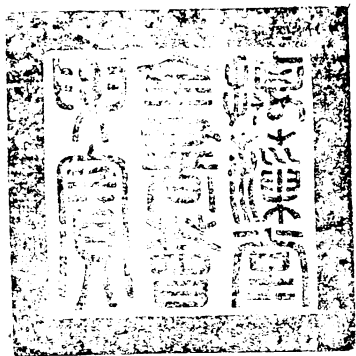
張武始仕太祖為廬州小將頗以拯濟行旅為事嘗有
老僧過其所武止之宿鎮將聞而怒曰方今南北交戰
間諜如林何可輕留人宿邪僧求去武曰師但止此無
苦也武室中貯一榻即以奉僧武自席地卧盥濯皆自

具焉夜數起視之至漏五下僧起而嘆息謂武曰少年
乃能如是吾贈汝藥十九每正旦吞一九可延壽十齡
出門忽不見武服其藥後為常州團練副使年已百歲
宋時猶有見之者

宣州軍士失其姓名徐知證鎮宣州時軍士有夫婦二
人一旦夫自外歸索水沐浴易新衣坐繩牀上冥然而
逝妻見之大驚曰君死邪於是亦沐浴更衣與夫對坐
而卒知證異之因並塚葬焉



十國春秋卷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錄監生臣竺昌基